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十　列傳十

屈突通　任瓌

邱和 子行恭 行恭子神勣　許紹 曾孫欽寂 欽明 紹子智仁 圉師

李襲志 弟襲譽 兄子懷儼

姜謩 子行本 行本子柔遠 柔遠子皎 皎弟晦 皎子慶初

屈突通雍州長安人其先蓋昌黎徒河人父長卿周邛州刺史通性剛毅志尚忠慤檢身清正好武略善騎射開皇中爲親衛大都督文帝遣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藏馬二萬餘匹文帝盛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死不再生陛下至仁至聖子

育羣下豈容以畜產之故而戮千有餘人愚臣狂狷輒以死請文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如死望免千餘人命帝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是感卿此意良用憮然今從所請以旌諫諍悉達等竟以減死論由是漸見委信擢爲右武候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縱捨時通弟蕃爲長安令亦以嚴整知名時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蕃寧服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爲人所忌憚如此及文帝崩煬帝遣通以詔徵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有密約曰若璽書召汝於敕字之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

覺變詰通通占對無所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累轉左驍衛大將軍時秦隴盜賊蜂起以通爲關內討捕大使有安定人劉迦論舉兵反據雕陰郡僭號建元署置百官有衆十餘萬稽胡首領劉鷂子聚衆與迦論相影響通發關中兵擊之師臨安定初不與戰軍中以通爲怯通乃揚聲旋師而潛入上郡迦論不之覺遂進兵南寇去通七十里而舍分兵掠諸城邑通候其無備簡精甲夜襲之賊衆大潰斬迦論并首級萬餘於上郡南山築爲京觀虜男女數萬口而還煬帝幸江都令通鎮長安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既而義師濟河大破通將

桑顯和於飲馬泉永豐倉又爲義師所克通大懼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河東將自武關趣藍田以赴長安軍至潼關爲劉文靜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夜襲文靜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顯和縱兵破二柵惟文靜一柵獨存顯和兵復入柵而戰者往覆數焉文靜爲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顯和以兵疲傳餐而食文靜因得分兵以實二柵又有遊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三柵之兵復大呼而出表裏齊奮顯和軍潰僅以身免悉虜其衆通勢彌蹙或說通歸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有死而已每自

擧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遽命斬之通聞京師平家屬盡沒乃留顯和鎮潼關率兵東下將趣洛陽通適進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靜遣副將竇琮段志元等率精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讐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竝關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於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

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以愧相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授兵部尙書封蔣國公仍爲太宗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淸正奉國著自終始名下定不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綵物一千段尋以本官判陝東道行臺僕射復從太宗討王世充時通有二子並在洛陽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以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老朽誠不足以當重任但自維疇昔執就軍門至尊釋其縲囚加之恩禮既不能死實荷再生當此之時心口相誓暗以身命奉許國家久

矣今此行也臣願先驅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義高祖歎息曰徇義之夫一至於此及大兵圍洛陽竇建德且至太宗中分麾下以屬通令與齊王元吉圍守洛陽世充平通功爲第一尋拜陝東大行臺右僕射鎮於洛陽數歲徵拜刑部尚書通自以不習文法固辭之轉工部尚書隱太子之誅也通復檢校行臺僕射馳鎮洛陽貞觀元年行臺廢授洛州都督賜實封六百戸加左光祿大夫明年卒年七十二太宗痛惜久之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忠子壽襲爵太宗幸洛陽宮思通忠節拜其少子詮果毅都尉賜粟帛以恤其家焉十七年詔

圖形於凌煙閣二十三年與房元齡配享太宗廟庭初桂州都督李宏節亦以清慎顯既歿其家貢珠太宗疑宏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故通之清益顯云永徽五年重贈司空諡官至瀛州刺史詮子仲翔神龍中亦爲瀛州刺史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仕陳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踰己子每稱曰吾子姪雖多竝傭保耳門戶所寄惟在於瓌年十九試守靈溪令俄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務屬隋師滅陳瓌勸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

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嶺外降隋瓌乃棄官而去仁壽中爲韓城尉俄又罷職及高祖討捕於汾晉瓌謁高祖於轅門承制爲河東縣戶曹高祖將之晉陽留隱太子建成以託於瓌義師起瓌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重寄不可坐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強今率驍雄以匡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爲濟否瓌曰後主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聞拯亂公天縱神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蜂起惟待義兵仗大順從衆欲何憂不濟瓌在馮翊

積年人情諳練願為一介之使銜命入關同州已東必當款伏於梁山船濟直指韓城進逼郃陽分取朝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略仰懼威靈理當自下孫華諸賊未有適從必當相率而至然後鼓行整衆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奈領步騎六千趣梁山渡河使瓌及薛獻為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閫外之事宜與任瓌籌之孫華白元度等聞兵且至果競來降并具舟於河師遂利涉瓌說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守永豐倉高祖即位改授穀州刺

史王世充數率衆攻新安瓌拒戰破之以功累封管國
公太宗率師討世充瓌從至邙山使檢校水運以供餉
饋關東初定持節爲河南道安撫大使世充弟辯爲徐
州行臺尚書令率所部詣瓌降瓌至宋州屬徐圓朗據
兖州反曹戴諸州咸應之副使柳濬勸瓌退保汴州瓌
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將居邊甚久自當有計非公所知
圓朗俄又攻陷楚邱引兵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
自鄢陵領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以拒賊濬又
諫曰樞與公謹並世充之將又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此
必爲變瓌不答樞至則分配質子並與土人合隊居守

賊既稍近質子有叛者樞因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質子父兄恐來爲賊賊之子弟安可守城樞因縱諸隊各殺質子梟首於門外遣使報瓌瓌陽怒曰遣將去者欲招慰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既遣縣人殺賊質子冤隙已大吾何患焉樞果拒却圓朗事平遷徐州總管仍爲大使瓌選補官吏頗私親故或依倚其勢多所求納瓌知而不禁又妻劉氏妒悍無禮爲世所譏輔公祏反詔以兵自揚子津濟江討之及輔公祏平拜邢州都督遷陝州隱太子之誅也瓌弟璨時爲典膳監瓌坐左遷通州都督貞觀四年卒瓌卒時有司以在外對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亡朕不能事者數日

今褒喪所司不以狀言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
不幸死當此奏邪自是大臣喪遂不對仗奏云

邸和河南洛陽人父壽魏鎮東將軍和少便弓馬重氣任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周爲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累遷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漢王諒之反也以和爲蒲州刺史諒使兵士服婦人服戴羃羅奄至城中和脫身而免由是除名時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傾心附之又以發武陵公元冑罪拜代州刺史屬煬帝北巡過代州和獻食甚精及至朔州刺史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而宇文述又盛稱之乃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令楊廓至博陵觀和爲式及駕至博陵和上食又豐

帝益稱之由是所幸處獻食者競爲華侈和在郡善撫吏士甚得歡心尋遷天水郡守爲左禦衛將軍大業末以海南僻遠吏多侵漁百姓咸怨數爲亂逆於是選淳良太守以撫之黃門侍郎裴矩奏言郎和歷居二郡皆以惠政著聞寬而不擾煬帝從之遣和爲交趾太守旣至撫諸豪傑甚得蠻夷之心會煬帝爲化及所弑鴻臚卿甯長眞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蕭銑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宏各遣人召之和初未知隋亡皆不就林邑之西諸國竝遣遺和明珠文犀金寶之物富埒王者銑利之遣長眞率百越之衆渡海侵和和遣高

士廉率交愛首領擊之長眞退走境內獲全郡中樹碑頌德會舊驍果從江都還者審知隋滅遂以州從銑及銑平和以海南之地歸國詔使李道裕卽授上柱國譚國公交州總管和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詔許之高祖遣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之興引入臥內語及平生甚懽奏九部樂以饗之拜左武候大將軍和時年已衰老乃拜稷州刺史以是本鄉令自怡養九年除特進貞觀十一年（新書十二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總管謚曰襄賜東園祕器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惟行恭知名

行恭善騎射勇敢絶倫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於岐雍間有衆一萬保故郿城百姓多附之羣盜不敢入境初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璡堅守經數月賊中食盡野無所掠衆多離散投行恭者千餘騎行恭遣其酋渠說諸奴賊共迎義軍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負米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等並是好人何因事奴爲主使天下號爲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率其衆與師利共謁太宗於渭北拜光祿大夫從平京城討薛舉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皆立殊勳授左一府驃騎賞賜甚厚隱太子之誅也

行恭以功遷左衞將軍貞觀中坐與嫡兄爭葬所生母爲法司所劾除名因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累除右武候將軍高宗嗣位歷遷右武候大將軍冀陜二州刺史尋請致仕拜光祿大夫麟德二年卒年八十贈荆州都督謚曰襄賜溫明祕器陪葬昭陵行恭性嚴酷所在僚列皆懾憚之數坐事解免太宗每思其功不踰時月復其官初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

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子神勣嗣聖元年爲左金吾將軍則天使於巴州害章懷太子旣而歸罪於神勣左遷疊州刺史尋復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深見親委嘗受詔鞫獄與周興來俊臣等俱號爲酷吏尋以罪伏誅神龍初禁錮其子孫

和少子行掩高宗時爲少府監

許紹字嗣宗本高陽人也梁末徙於周因家於安陸祖

宏父法光俱爲楚州刺史元皇帝爲安州總管故紹兒童時得與高祖同學特相友愛大業末爲夷陵郡通守是時盜賊競起紹保全郡境流戶自歸者數十萬口開倉賑給甚得人心及江都弑逆紹率郡人大臨三日仍以郡遙屬越王侗王世充篡位乃率黔安武陵澧陽等諸郡遣使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降敕書曰昔在子衿同遊庠序博士吳琰其妻姓仇追想此時宛然心目荏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莅岳州渡遼之時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闊累葉同之其間遊處觸事可想雖盧綰與劉邦同里吳質共曹丕

接席以今方古何足稱焉而公追硯席之舊歡存通家之曩好明鑒去就之理洞識成敗之機爰自荆門馳心絳闕綏懷士庶糾合賓僚逾越江山遠申誠款覽此忠至彌以慰懷及蕭銑將董景珍以長沙來降命紹率兵應之以破銑功拜其子智仁爲溫州刺史委以招慰時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圍硤州紹縱兵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乘大艦泝江入硤與開州賊蕭闍提規取巴蜀紹遣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宏節子壻張元靜追至西陵硤大破之生擒普環收其船艦江南岸有安蜀城與硤州相對次東有荆門城皆險峻銑並以兵鎮守紹遣

智仁及李宏節攻荆門鎮破之高祖大悅下制褒美許以便宜從事紹與王世充蕭銑疆界連接紹之士卒爲賊所虜者輒見殺害紹執敵人皆資給而遣之賊感其義不復侵掠闔境獲安（進譙國公賜帛千段）趙郡王孝恭之擊蕭銑也復令紹督兵以圖荆州會卒於軍高祖聞而流涕貞觀中贈荆州都督

嫡孫力士襲爵官至洛州長史卒

子欽寂嗣萬歲登封年爲夔州都督府長史時契丹入寇以欽寂兼隴山軍討擊副使軍次崇州戰敗被擒其後賊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屬城之未下者安東都督裴

元珪時在城下欽寂謂之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謹守勵兵以全忠節賊大怒遂害之則天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諡曰忠又授其子輔乾左監門衛中候仍爲海東慰勞使令迎其喪柩以禮改葬輔乾開元中官至光祿卿

欽寂弟欽明少以軍功歷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封鹽山郡公萬歲通天元年授金紫光祿大夫涼州都督欽明嘗出按部突厥默啜率衆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令說城中早降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內有美醬乞二升

粱米乞二斗墨乞一梃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泥河惟有一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簡兵陳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尋遇害兄弟同年皆死王事論者稱之

紹次子智仁初以父勳授溫州刺史封孝昌縣公尋繼其父爲硤州刺史後歷太僕少卿涼州都督貞觀中卒

紹少子圉師有器幹博涉藝文舉進士顯慶二年（本紀四年）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三年以修實錄功封平恩縣男賜物三百段四遷龍朔中爲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圉師愛書可示之）俄以子自然因獵射殺人

隱而不奏帝讓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囷師謝且言作威福者強兵重鎮嫚天子法臣吏何敢然帝曰慊無兵耶敬宗因是劾抵遂免官又爲李義府所擠左遷虔州刺史尋轉相州刺史政存寬惠人吏刊石以頌之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囷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爲廉士其寬厚如此上元中再遷戶部尚書儀鳳四年卒贈幽州都督陪葬恭陵謚曰簡

李襲志字重光本隴西狄道人也五葉祖景避地安康復稱金州安康人也周信州總管安康郡公遷哲孫也父敬猷隋台州刺史安康郡公襲志初仕隋歷始安郡丞大業末江外盜賊尤甚襲志散家產招募得三千人

以守郡城時蕭銑林士宏曹武徹等爭來攻擊襲志固守久之復聞宇文化及弑逆乃集士庶舉哀三日有郡人勸襲志曰公累葉冠族久臨鄙郡蠻夷畏威士女悅服雖曰隋臣實我之君長今江都篡逆四海鼎沸王號者非止一人公宜因此時據有嶺表則百越之人皆拱手向化追蹤尉佗亦千載一遇也襲志厲聲曰吾世樹忠貞見危授命今雖江都陷沒而宗社猶存當與諸君戮力中原共雪讐恥豈可怙亂稱兵以圖不義吾寧蹈忠而死不爲逆節而求生尉佗愚鄙無識何足景慕於是欲斬勸者從衆議而止襲志固守經二年而無援卒

爲蕭銑所陷銑署爲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武德初
高祖遣其子元嗣齎書召之襲志乃密說嶺南首領隋
永平郡守李光度與之歸國高祖又令間使齎書諭襲
志曰卿昔久在桂州仍屬隋室運終四方圮絶卒衆保
境未知所統朕撫臨天下志在綏育眷彼幽遐思沾聲
教況卿朕之宗姓情異於常家弟姪並立誠効公又分
遣首領申諭諸州情深奉國甚副所望卿之子弟並據
州縣俱展誠績每所嘉歎不能已已令並入屬籍著於
宗正及蕭銑平江南道大使趙郡王孝恭授襲志桂州
總管武德五年入朝授柱國封始安郡公拜江州都督

及輔公祏反又以襲志爲水軍總管討平之轉桂州都督襲志前後凡任桂州二十八載政尚清簡嶺外安之後表請入朝拜右光祿大夫行汾州刺史致仕卒於家

襲志弟襲譽

襲譽字茂實少通敏有識度隋末爲冠軍府司兵時陰世師輔代王爲京師留守所在盜賊蜂起襲譽說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乃求外出募山南士馬世師許之既至漢中會高祖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封安康郡公仍令與兄襲志附籍於宗正太宗討王世充以襲

譽為潞州總管時突厥與國和親又通使於世充襲譽掩擊悉斬之因委令轉運以餽大軍後歷光祿卿蒲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為江南道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桑襲譽乃引雷陂水又築勾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召拜太府卿襲譽性嚴整所在以威肅聞凡獲俸祿必散之宗親其餘資多寫書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嘗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羨於人尋轉涼州都

督加金紫光祿大夫行同州刺史坐在涼州陰撼番禾縣丞劉武杖而殺之至是有司議當死制除名流於泉州無幾而卒撰五經妙言四十卷江東記三十卷忠孝圖二十卷

兄子懷儼頗以文才著名歷蘭臺侍郎受制檢校寫四部書進內以書有汙左授郢州刺史後卒於禮部侍郎

姜謩秦州上邽人祖眞後魏南秦州刺史父景周梁州總管建平郡公謩大業末為晉陽長會高祖留守太原見謩深器之謩退謂所親曰隋祚將亡必有命世大才以應圖籙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觀之必為撥亂之主

由是深自結納及大將軍府建引爲司功參軍從平霍邑拔絳郡監督大軍濟河時兵士爭渡謩部勒諸軍自昏至曉六軍畢濟高祖稱歎之平京城除相國兵曹參軍封長道縣公時薛舉寇秦隴以謩西州之望詔於隴右安撫承制以便宜從事謩將行奏曰天人之望誠有所歸願早膺圖籙以寧兆庶老夫犬馬暮齒恐先朝露得一覩昇紫殿死無所恨高祖大悅謩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二郡軍次長道與薛舉相遇軌輕敵爲舉所敗徵謩還京拜員外散騎常侍及平薛仁杲拜謩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尙今以本州相授

用答元功涼州之路近爲荒梗宜宏方略有以靜之謩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尋轉隴州刺史七年以老疾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謚曰安子行本名確以字顯貞觀中爲將作大匠太宗修九成洛陽二宮行本總領之以勤濟稱旨賞賜甚厚有所遊幸未嘗不從又轉左屯衞將軍時太宗選趫捷之士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以充仗內宿衞名爲飛騎每遊幸卽騎以從分隸於行本及高昌之役以行本爲行軍副總管率衆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

處有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德而去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璽書勞之曰攻戰之重器械爲先將士屬心待以制敵卿星言就路躬事修營干戈纔動梯衝暫臨三軍勇士因斯樹績萬里逋寇用是克平方之前古豈足相況及還進封金城郡公賜物一百五十段奴婢七十人十七年太宗將征高麗行本諫以爲師未可動太宗不從行本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太宗賦詩以悼之贈左衞大將軍郕國公謚曰襄陪葬昭陵行本性恪敏所居官雖祁寒烈暑無懈容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魏徵見其倚昵恐寖啟侈端勸帝斥之帝賴其強濟不斥也

子僩嗣永徽中官至安北都護卒子晞嗣開元初左散
騎常侍
僩弟柔遠美姿容善於敷奏則天時至左鷹揚衛將軍
通事舍人內供奉
柔遠子皎長安中累遷尚衣奉御時元宗在藩見而悅
之皎察元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尋出爲潤州長史
元宗卽位召拜殿中少監數召入臥內命之捨敬曲侍
宴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毬鬬雞常呼之爲姜七而不
名也兼賜以宮女名馬及諸珍物不可勝數元宗又嘗
與皎在殿庭玩一嘉樹皎稱其美元宗遽令徙植於其

家其寵遇如此及竇懷貞等潛謀逆亂元宗將討之皎
協贊謀議以功拜殿中監封楚國公實封四百戶元宗
以皎在藩之舊皎又有先見之明欲宣布其事乃下敕
曰朕聞士之生代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其
本也若乃移孝成忠策名委質命有太山之重義徇則
爲輕草有疾風之力節全則知勁況君臣之相遇而故
舊之不遺乎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楚國公姜皎簪紱
聯華珪璋特秀寬厚爲量體靜而安仁精微用心理和
而專直往居藩邸潛款風雲亦由彭祖之同書子陵之
共學朕常遊幸於外至長楊鄠杜之間皎於此時與之

累宿私謂朕曰太上皇卽登九五王必爲儲副凡如此者數四朕叱而後止寧知非僕雖玩於鄧晨可收護軍遂訶於朱祐皎復言於朕兄弟及諸駙馬等因聞徹太上皇太上皇遽奏於中宗孝和皇帝尋遣嗣虢王邕等鞫問皎保護無怠辭意轉堅李逈之識記不言田叔之髡鉗罔憚仍爲宗楚客紀處訥等密奏請投皎炎荒中宗特降恩私左遷潤州長史譏邪每搆忠懇逾深戴於朕躬憂存王室以爲天且有命預睹成龍之徵入而無禮常懷逐鳥之志游辭枉陷旋罹貶斥嚴憲將及殆見誅夷履危本於初心遭險期於不貳雖禍福之際昭然

可圖而艱難之中是所緊賴洎朕祗膺寶位又共翦姦
臣拜以光寵不忘撝挹敬愛之極神明所知造膝則曾
莫詭隨匪躬則動多規諫補朕之闕斯人孔臧而悠悠
之談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於謗考言詢事益亮其
誠昔漢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
幾於此矧夫否當其悔則滅宗毀族朕負之必深泰至
其亨則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補豈流言之足聽而厚德
之遂忘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宜告示中外咸令知悉尋
遷太常卿監修國史弟晦又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兄
弟當朝用事侍中宋璟以其權寵太盛恐非久安之道

屢奏請稍抑損之開元五年下敕曰西漢諸將多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並以優閑自保觀夫先後之迹吉凶之數較然可知良有以也太常卿上柱國楚國公監修國史姜皎衣纓奕代忠讜立誠精識比於橋元密私方於朱祐朕昔在藩邸早申款洽當謂我以不遺亦起予以自愛及膺大位屢錫崇班茅土列爵山河傳誓備蒙光寵時冠等夷朕每欲戒盈用克終吉未若避榮公府守靖私第自玄高尚之風不涉囂塵之境沐我恩貸庇爾子孫宜放歸田園以恣娛樂又遷晦爲宗正卿以去其權久之晈復起爲祕書監十年坐漏洩禁中語爲嗣

濮王嶠所奏敕中書門下究其狀嶠即王守一之妹夫中書令張嘉貞希守一意構成其罪仍奏請先決杖配流嶺外下制曰祕書監姜皎往屬艱難頗效誠信功則可錄寵是以加旣忘滿盈之誡又虧靜愼之道假說休咎妄談宮掖據其作孽合處極刑念玆舊勳免此殊死宜決一頓配流欽州皎旣決杖行至汝州而卒年五十餘皎之所親都水使者劉承祖配流雷州自餘流死者數人時朝廷頗以皎爲冤而咎嘉貞焉源乾曜時爲侍中不能有所持正論者亦深譏之元宗復思皎舊勳令遞其柩還以禮葬之仍遣中使存問其家十五年追贈

澤州刺史晦坐皎左遷春州司馬俄遷海州刺史卒晦起
家蒲州參軍累爲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愛之
開元初推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御史不开宰相
衙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揃舊禮謂
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譏公等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
少卿時國馬乏晦請以詔書市馬六胡州率得馬三千
署游擊將軍詔可閑廐乃稍備除黃門侍郎辭不拜改
兵部滿歲爲吏部侍郎主選曹吏嘗請託爲姦前領選
者周棘屋藩檢塞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
然處事精明私相屬誘罪輒得皆以爲神始晦革舊示
簡廷議恐必敗既而贓賕路塞而流品有敘衆乃伏皎
被放晦亦左
除宗正卿
天寶六載授皎男慶初等官七載贈皎吏
部尚書仍賜實封二百戶以充享祀慶初襲封楚國公
慶初生未晬元宗許尚公主後淪落二十餘年李林甫
爲相當軸用事林甫即皎之甥從容奏之故驟加恩命

天寶十載詔慶初尚新平公主授駙馬都尉永泰元年拜太常卿新平故嘗歸裴玲玲幸乃降慶初主慧淑閒文墨帝賢之歷肅代朝恩禮加重慶初亦得幸舊制駙馬都尉多不拜正官特拜慶初太常卿曾修植建陵詔為之使誤毀連岡代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建陵使史忠烈等皆誅裴玲子徵亦削官土幽禁中大麻十年甕故事太常職奉陵廟開元末濮陽王徹為宗正卿有寵始請宗正奉陵天寶中張垍以主壻任太常故復舊及慶初敗又以陵廟歸宗正云

史臣曰或問屈突通盡忠於隋而功立於唐事兩國而名愈彰者何也答云若立純誠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寧限於兩國爾彼稠桑之擒臨難無苟免破仁杲之衆臨財無苟得君子哉任瓌邸和許紹李襲志咸遇真主得爲故人或敘舊立功或率衆歸國尋其蹤迹皆有可

稱襲志爲政襲譽訓子庶幾宏遠矣姜謩恩信有能官之譽行本勤濟多克敵之功皎雖故舊恩倖不倫雖嘉貞致寇亦冒寵自掇豈非無德而祿禍過災生之驗歟任瓌縱妒妻無禮任親戚求財邱和進食邀幸皆無取焉

贊曰屈突守節求仁得仁諸君遇主不足擬倫

唐書卷第一百十

唐書卷第一百十一　列傳十一

宗室

南陽公延伯 從新書增　譙王眞 從新書增

永安王孝基　淮安王神通 子道彥 孝逸

襄邑王神符 子德懋 文暕 德懋曾孫模 模子從晦 模從晦從新書增

長平王叔良 子孝協 孝斌 孝斌子思訓 叔良弟德良 德良孫晉 德良弟幼良

襄武王琛　河間王孝恭 子崇義 晦 孝恭弟瓌

廬陵王瑗 王君廓　淮陽王道元 弟道明

江夏王道宗 弟道興從新書增　隴西王博乂 弟奉慈 七世孫戡從新

太祖八子長延伯次眞次世祖皇帝次璋次繪次禕次蔚次亮

南陽公延伯早薨無嗣高祖武德中與六王同追封

譙王眞從太祖戰歿無嗣

永安王孝基高祖從父弟也父璋周梁州刺史與趙王祐謀殺隋文帝事洩被誅高祖即位追封畢王孝基武德元年封永安王歷陝州總管鴻臚卿以罪免二年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汾澮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舉兵反自稱魏王請援於武周復以孝基爲行軍總管討之

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悉隸焉筠請急攻城絕外援且當有變時懷恩挾異計紿說孝基日夏賊堅攻之引日宋金剛在近內拒外敵一敗塗地不如頓兵待秦王破賊則夏自孤此謂不戰而屈人也孝基謂然武周遣其將尉遲敬德潛援崇茂大戰於夏縣王師敗績孝基與唐儉等皆沒於賊後謀歸國爲武周所害高祖爲之發哀廢朝三日賜其家帛千疋賊平購其屍不得招魂而葬之贈左衛大將軍謚曰壯無子以從兄韶新書宗室傳韶畢王璋子孝基兄非從兄據表復云韶雍王繪子則又當爲從兄矣子道立爲嗣封高平郡王九年降爲縣公永徽初卒於陳州刺史

淮南王神通高祖從父弟也父亮隋海州刺史武德初

追封鄭王諡孝公神通隋末在京師義師起隋人捕之神通潛入鄠縣山南與京師大俠史萬寶河東裴勣柳崇禮等舉兵以應義師遣使與司竹賊帥何潘仁連結潘仁奉平陽公主而至神通與之合勢進下鄠縣衆踰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史萬寶爲副裴勣爲長史柳崇禮爲司馬令狐德棻爲記室高祖聞之大悅授光祿大夫從平京師拜宗正卿武德元年拜右翊衛大將軍封永康王尋改封淮安王爲山東道安撫大使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進兵躡之至聊城會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受其副使黃門侍郎崔

幹勸納之神通曰兵士暴露已久賊計窮糧盡克在旦暮正當攻取以示國威散其玉帛以爲軍賞若受降者我何以藉手乎幹曰今建德方至化及未平兩賊之間事必危迫不攻而下之此勳甚大今貪其玉帛敗無日矣神通怒囚幹於軍中旣而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拒戰神通督兵薄而擊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其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詬而下城又堅守神通乃分兵數千人往魏州取攻具中路復爲莘人所敗竇建德軍且至遂引軍而退後二日化及爲建德所虜賊勢益張山東城邑多歸建德神通兵漸散

退保黎陽依徐勣俄爲建德所陷及建德敗復受河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從太宗平劉黑闥遷左武衛大將軍貞觀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時太宗謂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兵先至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勲行賞元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縱推轂故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

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耳四年堯太宗爲之廢朝贈司空謚曰靖十四年詔與河間王孝恭贈陝州大行臺右僕射鄖節公殷開山贈民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配享高祖廟庭有子十一人長子道彥武德五年封膠東王次孝察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廣平王孝友河間王孝節清河王孝義膠西王初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爲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爲多兩漢已降惟封帝子

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别疎親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已之親也於是宗室率以屬疎降爵爲郡公唯有功者數十人封王是時道彦等並隨例降爵道彦與季弟孝逸最知名

道彦幼而事親甚謹初義師起神通逃難破疾於山谷綿歷數旬山中食盡道彦著故弊衣出入間乞丐及採野實以供其父身無所噉其父分以食之輒詐言已啗

而覆藏留之以備闕乏及神通應義舉授朝請大夫高祖受禪封義興郡公進封膠東王授隴州刺史貞觀初轉相州都督例降爵為公拜岷州都督丁父憂廬於墓側負土成墳躬植松栢容貌哀毀親友皆不復識之太宗聞而嘉歎令侍中王珪就加開喻復授岷州都督道彥遣使告諭党項諸部申國威靈多有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詔道彥為赤水道行軍總管時朝廷復厚幣遺党項令為鄉導党項首領拓拔赤辭來詣靖軍請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党項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他心者我當資給糧運如

或我欺當卽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彥旣至闊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硤道彥不能進爲赤辭所乘軍大敗死者數萬人道彥退保松州竟坐減死徙邊後起爲涼州新書嬀州都督尋卒贈禮部尚書

孝逸少好學解屬文初封梁郡公高宗末歷給事中四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則天臨朝入爲左衛將軍甚見親遇光宅元年徐敬業據揚州作亂以孝逸爲左玉鈐衞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督軍以討之孝逸引軍至淮而敬業方南攻潤州遣其弟敬猷屯兵淮陰僞將韋

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裨將馬敬臣擊斬賊之別帥尉遲昭夏侯瓚等超乃擁衆憑山以自固或謂孝逸曰超衆守險且憑山爲阻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力騎無所騁其足窮寇殊死殺傷必衆不若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揚州未數日其勢必降也支度使廣府司馬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若加兵以守則有闕前機捨之而前則終爲後患不如擊之克超則淮陰自懾淮陰破則楚州諸縣必開門而候官軍然後進兵高郵直趣江都逆豎之首可指掌而懸也孝逸從其言進兵擊超賊衆壓伏官軍登山急擊之殺數百

人日暮圍解超銜枚夜遁孝逸引軍擊淮陰大破敬猷之衆時敬業迴軍屯於下阿溪以拒官軍有流星墜其營孝逸引兵渡溪以擊之敬業初勝後敗孝逸乘勝追奔數十里敬業窘迫與其黨攜妻子逃入海曲孝逸進據揚州盡捕斬敬業等振旅而還以功進授鎮軍大將軍轉左豹韜衛大將軍改封吳國公孝逸素有名望自是時譽益重武承嗣等深所忌嫉數讒毀之垂拱二年左遷施州刺史其冬承嗣等又使人誣告孝逸往任益州嘗自解逸字云走遶兔者常在月中月既近天合有天分則天以孝逸常有功減死配徙儋州尋卒案新書則天紀

天授元年五月殺梁郡公孝逸而本傳亦云卒於儋州紀傳互異未詳何從景雲初贈益州

新書金州大都督孝銳曾孫齊物孝同曾孫國貞別有傳

襄邑王神符字神符神通弟也幼孤事兄以友悌聞高祖興兵神符留長安爲衛文昇所囚義寧初授光祿大夫封安吉郡公武德元年進封襄邑郡王四年累遷并州總管突厥頡利可汗率衆來寇神符出兵與戰於汾水東敗之斬首五百級虜其馬二千疋又戰於沙河之北獲乙利達官并可汗所乘馬及甲獻之由是召拜大府卿九年遷揚州大都督移州府及居人自丹陽渡江治隋江都故郡州人賴焉然少威嚴不爲下所畏貞觀初再遷宗正卿後以疾辭職改光祿大夫歸第

太宗幸其第問疾賜以縑帛每給羊酒又令乘小輿引入紫微殿以神符脚疾遣三衛輿之而升尋授開府儀同三司永徽二年薨年七十三贈司空荆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恭有子七人武德初並封郡王後例降封縣當作郡公次子德懋少子文暕最知名

德懋官至少府監臨川郡公五世孫從晦從晦祖模仕至德中爲猗氏令史思明陷洛陽賊帥掠諸縣模率衆拒平之稍遷黔中觀察使終太子賓客贈太子太保謚曰敬從晦寳麻初及進士第累擢太常博士甘露之禍御史中丞李孝本被誅從晦以族昆弟貶朗州司戶參軍改澧王府諮議分司東都忌者重發前坐下遷亳州司馬久乃轉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爲常州刺史鎭海軍節度使李琢表其政賜金紫歷京兆尹工部侍郎山南西道節度使又以最就進銀青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三贈吏部尚書從

襄武王琛字仲寶高祖從父兄子也祖蔚周朔州總管父安隋領軍大將軍封趙公武德初追封蔚爲蔡王諡烈安爲西平王諡懷琛義寧中封襄武郡公與太常卿鄭元璹賫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始畢甚重之贈名馬數百疋遣骨咄祿特勒隨琛貢方物高祖大悅拜刑部侍郎進爵爲王歷蒲絳二州總管歷刑蒲絳三州總管及宋金剛陷澮州時稽胡多叛轉琛爲隰州總管以鎮之馭衆寬簡夷夏安之三年薨子儉嗣後隨例降爵爲公

河間王孝恭琛之弟也高祖克京師拜左光祿大夫尋爲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於巴蜀招攜以禮降附

者三十餘州孝恭進擊朱粲破之諸將曰此食人賊也爲害實深請坑之孝恭曰不可自此巳東皆爲寇境若聞此事豈有來降者乎盡赦而不殺由是書檄所至相繼降款武德二年授信州總管承制拜假蕭銑據江陵孝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之三年進爵爲王（進王趙郡案琛疑初襲爵趙郡公故進爵爲王兩書疑皆闕入公爵）改信州爲夔州便拜孝恭爲總管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蕭銑（時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孝恭召巴蜀首領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實以爲質也尋授荊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克之所得船散於

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爲棄之無乃資
賊耶孝恭曰不然蕭銑僞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
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內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檝
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
敢進兵來去覘伺動淹旬月用緩其救吾克之必矣銑
救兵至巴陵見船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輕進旣內外
阻絕銑於是出降高祖大悅拜孝恭荊州大總管使畫工
貌而視之於是開置屯田創立銅冶百姓利焉六年遷
襄州道行臺尚書左僕射時荊襄雖定嶺表尚未悉平
孝恭分遣使人撫慰嶺南四十九州皆來款附及輔公

祐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孝恭爲行軍元帥以擊之七年孝恭自荆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鎭周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祐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盌中之血乃公祐授首之後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公祐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時領水軍屯於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率步騎軍於青林山孝恭至堅壁不與鬬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羸兵以

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賊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復與馮惠亮保梁山孝恭乘勝攻之破其梁山別鎮赴水死者數千人正通率陸軍夜遁總管李靖又下廣陵城拔揚子鎮公祏窮蹙棄丹陽東走孝恭命騎將追之至武康擒公祏及其僞僕射西門君儀等數十人致於麾下江南悉平璽書褒賞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人金寶珍玩甚衆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後廢行臺拜揚州大都督孝恭既破公祏江淮及嶺南皆統攝之自大業末羣雄競起皆爲太宗所平謀臣猛

將並在麾下罕有別立勳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聲名甚盛厚自崇重欲以威名振遠築宅於石頭陳廬徼以自衛（或誣其反召還頗爲憲司鞫詰既無狀赦爲宗正卿）尋徵拜宗正卿九年賜實封一千二百戶貞觀初遷禮部尚書以功臣封河間郡王除觀州刺史與長孫无忌等代襲刺史孝恭性奢豪重遊宴歌姬舞女百有餘人然而寬恕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太宗甚加親待諸宗室中莫與爲比孝恭嘗悵然謂所親曰吾所居宅微爲宏壯非吾心也當賣之別營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歿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十四年暴薨年五十

太宗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元配享高祖廟庭子崇義嗣降爵爲譙國公歷蒲同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長史甚有威名後卒於宗正卿

孝恭次子晦乾封中累除營州都督以善政聞璽書勞問賜物三百段轉右金吾將軍兼檢校雍州長史糾發姦豪無所容貸爲人吏畏服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卽日毀其樓高宗將幸洛陽令在京居守顧謂之曰關

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蹈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
外有利於人者隨事即行不須聞奏晦累有異績則天
臨朝遷戸部尚書垂拱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轉秋官
尚書丞昌元年卒贈幽州都督子榮（奉吳王恪祀）爲酷吏所
殺
孝恭弟瑊武德中爲尚書右丞封濟北郡王卒於始州
刺史
瑊弟瓌義師克京城授瓌左光祿大夫武德元年封漢
陽郡公五年進爵爲王時突厥屢爲侵寇高祖使瓌賫
布帛數萬段與結和親頡利可汗始見瓌箕踞瓌餌以

厚利頡利大悅改容加敬遣使隨瓌獻名馬後復將命頡利謂左右曰李瓌前來恨不屈之今日必令下拜瓌微知之及見頡利長揖不屈節頡利大怒乃留瓌不遣瓌神意自若竟不爲之屈頡利知不可以威脅終禮遣之拜左武候將軍轉衛尉卿代兄孝恭爲荊州都督政存清靜深爲士庶所懷嶺外豪帥屢相攻擊遣使諭以威德皆相次歸附嶺表遂定太宗即位例降爵爲公時長史馮長命曾爲御史大夫素矜衒事多專決瓌怒杖之坐是免貞觀四年拜宜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卒子冲元垂拱中官至冬官尚書冲虛卒於尚方監

廬江王瑗高祖從父兄子也父哲隋柱國備身將軍追封濟南王瑗武德元年歷信州總管封廬江王九年累遷幽州大都督朝廷以瑗儒懦非邊將才遣右領軍將軍王君廓助典兵事君廓故嘗爲盜勇力絕人瑗倚仗之許結婚姻以布心腹時隱太子建成將有異圖外結於瑗及建成誅死遣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入朝瑗有懼色君廓素險薄欲因事陷之以爲己功遂紿瑗曰京都有變事未可知大王國之懿親受委作鎮寧得擁兵數萬而從一使召耶且聞趙郡王先以被拘太子齊王又言若此大王今去能自保乎相與共泣瑗乃囚敦禮

舉兵反召北齊州刺史王詵將與計事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不奉詔而擅發兵此爲反矣須改易法度以權宜應變先定衆心今諸州刺史或有逆命王徵兵不集何以保全瑗曰若之何利涉曰山東之地先從竇建德酋豪首領皆是僞官今並黜之退居匹庶此人思亂若旱苗之望雨王宜發使復其舊職各於所在遣募本兵諸州倘有不從即委隨便誅戮此計若行河北之地可呼吸而定也然後外遣王詵北連突厥道自太原南臨蒲絳大王整駕親詣洛陽西入潼關兩軍合勢不盈旬月天下定矣瑗從之瑗以內外機務悉付君廓利

涉以君廓多翻覆又說瑗委兵於王詵而除君廓瑗不能決君廓知之王君廓傳乃從數騎候詵留騎於外曰聞呼聲則入乃獨款詵詐曰有急變當白詵方沐握髮出即斬之馳斬詵持首告其眾曰李瑗與王詵共反禁錮敕使擅追兵集今王詵已斬獨李瑗在無能為也汝若從之終亦族滅若從我取之立得富貴禍福如是意欲何從眾曰皆願討賊君廓領其麾下登城西南瑗未之覺君廓自領千餘人先往獄中出敦禮瑗始知之遽率數百人披甲纔出至門外與君廓相遇君廓謂其眾曰李瑗作逆誤人何忽從之自取塗炭眾皆倒戈一時潰走瑗塊然獨存謂君廓曰小人賣我以自媚汝行

當自及矣君廓擒瑗縊殺之年四十一傳首京師絕其屬籍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也（少孤貧爲駔儈無行善盜嘗負竹笥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笥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主不辨也鄉里患之大業末欲聚兵爲盜請與叔俱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少亡命爲羣盜聚千餘人轉掠長平進逼夏縣（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謬爲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與賊韋寶鄧豹等掠虞鄉宋老生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隔澗語祈請哀到老生爲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祖起兵召之不從）李密遣使召之遂投於密（密不禮甚）等又率衆歸國（授上柱國假河內太守常山郡公遷遼州刺史從封上谷從戰東都有功）歷遷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

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綵百段別下轘轅羅川縣二縣破世充將魏隱擊㯝道緱氏沈米艘三十柁

封彭國公從平劉黑闥令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五千新書二千匹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皇目眥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靖遏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鎮幽州尋以誅瑗功拜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加左光祿大夫賜物千段食實封千三百戶在職多縱逸長史李元道數以朝憲脇之懼爲所奏殊不自

安後追入朝行至渭南殺驛吏而遁將奔突厥爲野人所殺追削其封邑太宗顧前功爲收葬待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溫彥博奏君廓叛臣不宜食封邑有司失所宜言乃貶爲庶人

淮陽王道元高祖從父兄子也祖繪隋夏州總管武德初追封雍王父贇追封河南王道元武德元年封淮陽王授右千牛從太宗擊宋金剛於介州先登陷陣時年十五太宗壯之賞物千段後從討王世充頻戰皆捷賞建德至武牢太宗以輕騎誘賊令道元率伏兵於道左會賊至追擊破之又從太宗轉戰於汜水麾戈陷陣直出賊後衆披靡復衝突而歸太宗大悅命副乘以給道

元又從太宗赴賊再入再出飛矢亂下箭如蝟毛猛氣益厲射人無不應絃而倒東都平拜洛州總管及府廢改授洛州刺史五年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復授山東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元率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元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爲將而軍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脫越滹交戰大軍若動必陷泥溺莫如結陣以待之雖不利於王而利於國道元遂爲賊所擒全軍盡沒唯萬寶逃歸道元遇害年十九太宗追悼久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元終始從朕見朕

深入賊陣所向必克意嘗企慕所以每陣先登蓋學朕也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因爲之流涕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壯無子詔封其弟武都郡公道明爲淮陽王令主道元之祀累遷左驍衛將軍送宏化公主還番坐泄主非太宗女奪爵國除後卒於鄆州刺史

江夏王道宗字承範 道元從父弟也父韶追封東安王贈戸部尚書道宗武德元年封略陽郡公起家左千牛備身討劉武周戰於度索原軍敗賊徒進逼河東道宗時年十七從太宗率衆拒之太宗登玉壁城望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乘勝其

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闇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滅之又從平竇建德破王世充屢有殊效五年授靈州總管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仁引突厥兵數萬至於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謂左僕射裴寂中書令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衆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爲任城王初突厥連於梁師都其郁射設入居五原舊地道宗逐出之振耀威武開拓疆界斥地千餘里邊

人悅服貞觀元年徵拜鴻臚卿歷左領軍大理卿時太
宗將經略突厥又拜靈州都督三年爲大同道行軍總
管遇李靖襲破頡利可汗頡利以十餘騎來奔其部道
宗引軍逼之徵其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於荒
谷沙鉢羅懼馳追獲之遣使送於京師以功賜實封六
百戸召拜刑部尚書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爲崑
邱道行軍大總管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爲之副賊
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
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偏師并行倍
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

踰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十二年遷禮部尚書改封江夏王授鄂州刺史尋坐贓下獄太宗謂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馬如林欲使轍跡周宇內遊觀無休息絕域採奇玩海外訪珍羞豈不得耶勞萬姓而樂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無厭唯當以理制之道宗俸料甚高宴賜不少足有餘財而貪婪如此使人嗟惋豈不鄙乎遂免官削封邑十三年起為茂州都督未行轉晉州刺史十四年復拜禮部尚書時侯君集立功於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道宗嘗因侍宴從容言曰君集智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為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對曰

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元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非毀時賢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億度浪生猜貳其功勳才用無所不堪朕豈惜重位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謀反誅太宗笑謂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及大軍討高麗先遣營州都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日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束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帝曰賁育之勇何以過賜金五十斤絹千疋令道宗與李勣爲前鋒濟遼水克蓋牟城逢賊兵大至道宗與總管張君乂領騎纔四千虜十倍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

我一戰必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旣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然之乃與壯士數十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賜奴婢四十人又築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崩道宗失於部署爲賊所據歸罪於果毅傅伏愛斬之道宗旣行詣旗下請罪太宗曰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赦孟明土山之失且非其罪捨而不問道宗在陣損足太宗親爲其鍼賜以御膳二十一年以疾請居閑職轉太常卿永徽元年加授特進增實封并前六百戸四年房遺愛伏誅長孫无忌褚遂良素與道宗不協上言道宗與遺愛交結配

流象州道病卒年五十四及无忌遂貶得罪詔復其官爵道宗晚年頗好學敬慕賢士不以地勢凌人宗室中唯道宗及河間王孝恭昆季最爲當代所重道宗子景恒降封盧國公官至相州刺史道宗弟道興武德初爵廣寧郡王以屬疏降封縣公貞觀九年爲交州都督以南方瘴癘恐不得年忽忽憂悵卒於官贈交州都督

隴西王博乂高祖兄子也高祖長兄曰澄次曰湛次曰洪並早卒武德初追封澄爲梁王湛爲蜀王洪爲鄭王新書表封漢王澄洪並無後博乂即湛第二子也武德元年受封高祖時歷宗正卿禮部尚書加特進博乂有妓妾數百人皆衣羅綺食必粱肉朝夕絃歌自娛驕侈無比與

其弟渤海王奉慈俱爲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讎有善猶擢以不次況於親戚而不委任聞汝等唯昵近小人好爲不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令賜絹二百疋可各買經史習讀務爲善事咸亨二年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謚曰恭奉慈武德初封渤海王顯慶中累遷原州都督薨謚曰敬七世孫戡字定臣幼孤年十歲即好學大寒撥薪自炙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年二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戡恥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陽羨民有鬪爭不決不之官而詣戡以辨凡論著數百篇常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豔不逞而世競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云平盧節度使王彥威表爲巡官府還還洛陽卒

史臣曰無私於物物亦公焉高祖纔定中原先封疏屬

致盧江爲叛神通爭功封德彝論之於前房元齡譏之於後若河間機謀深沉識度宏遠縱虛舟而降蕭銑飲妖血而平公祏入朝定君臣之分賁第爲子孫之謀善始令終論功行賞即無私矣或問曰水變爲血信妖矣竟成功而無咎者何也答曰河間節貫神明志匡宗社故妖不勝德明矣道宗算謀武勇好學下賢於羣從之中稱一時之傑无忌遂艮銜不協之素致千載之寃永徽中无忌遂艮忠而獲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誣陷劉洎吳王恪於前枉害道宗於後天網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

贊曰疏屬盡封啟亂害公河間孝恭獨稱軍功

新書贊曰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爲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厤祚之短長不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而誚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爲繆悠而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爲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而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佑之言曰夫爲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爲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

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爲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爲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軌敝則土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爲功故其爲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爲也後世諸儒因泥古强爲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圍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剖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置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爲矯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狗之爲安故仍以爲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制守如質文遞救亦不可一概責也救土崩之難莫若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

者覩所救爲之初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白藥推
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祚促乃臆論也

唐書卷第一百十一